

# 新国标下如何保护宣纸制造工艺

尹显祖

2008年6月25日国家质检总局完善发布的地理标志产品“宣纸国家标准GB/T 18739-2008”中,对宣纸的定义如下:

宣纸: Xuan paper, 采用产自安徽省泾县境内及周边地区的青檀皮(*Pterofeltis tata7 Z 'nOWZ-Z Maxim*)和沙田稻草, 不掺杂其他原材料, 并利用泾县独有的山泉水, 按照传统工艺经过特殊的配方, 在严密的技术监控下, 在安徽省泾县内生产的, 具有润墨和耐久等独特性能, 供书画、裱拓、水印等用途的高级艺术用纸。

国家虽然给出了宣纸制造业的标准, 但是在实际生产环节, 如何执行这一标准一直是困扰政府和厂家的难题。我曾经在北京琉璃厂咨询过千年古宣纸厂北京直销店的卢经理, 他就表示国家标准无法执行, 宣纸的含檀皮量到底要以多少为最低, 大多数生产企业不愿意面对这个问题。最低限度地使用檀皮, 并在生产环节加入龙须草、滑石粉等非正规原料, 这种现象屡见不鲜, 而且这种介于宣纸和书画纸之间的纸同样是印着宣纸的名字出售的, 价格与真正的宣纸相差无几。

对书画用纸价格的调节有两种手段: 市场自身调节和政府宏观调控。

## 1. 市场自身调节

国家对宣纸技艺的保护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 那时候国外商业间谍频繁出现在宣纸原产地, 并盗走大量宣纸制造秘方。现在泾县几家大型宣纸生产企业都是受国家监管的, 所有考察团、商团等都要在相关人员陪同下才能进入生产车间参观。这样对于保护国家秘方起到很大作用, 但是国家对行业内的监管力度不够充分, 这是另一个事实。比如书



画纸冒用宣纸字样出售、劣质宣纸以次充好等。从北京画院艺委会主任李小可等人所做的《发展宣纸产业 传承中华文化》的政协调研报告来分析可知对书画用纸产业的监管并不复杂, 政府只要做到对宣纸和书画纸生产企业进行分类, 然后对其所生产的纸张按照国标进行判别。不符合国标的就禁止其使用宣纸字样, 符合国标的按照其皮料配比及质量高低再分类。简言之就是所有书画用纸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书画纸, 在包装上写明书画纸进行出售。一类是宣纸, 在包装上写明宣纸出售。这种实施办法的结果就是消费者在购买书画用纸

时必然会对两种外观一样而名称各异的纸张进行理性辨别, 甚至主动询问何为书画纸,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 书画纸这一概念会在短时间内被消费者所认知。当消费者有了两种不同书画用纸的概念后自然会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购买, 比如中小学生学习书画可选用价格便宜的书画纸, 美术专业高等教育学生或书画家在进行书画创作时可选用润墨效果好、保存时间长的宣纸。

## 2. 宏观调控

鉴于书画纸与宣纸有着本质的差别, 制作工艺简单、生产周期短等, 成本要大大低于宣纸, 市场价格也应该在同

等规格宣纸的1/3上下。中国宣纸集团公司2011年对“红星牌”专供宣纸给出了全国统一指导价, 大概在775元, 商家可在这一指导价基础上给出上下5%波动的出售价格, 对于擅自提价的, 经举报查证属实将给予严厉处罚。红星牌宣纸作为宣纸产业的龙头可以以身作则, 政府应鼓励其他企业给出自己产品的指导价, 该指导价经政府监督、专业人员验证, 合理的话便可销售, 否则将令其重新给出指导价。

我相信在市场调节与政府宏观调控的双重规范下, 书画用纸市场会很快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 (作者系青年藏家)

## ■ 行业关注

## “光华之路”力推现代美术史研究走向深入

20世纪中国现代美术史已然翻过, 但其中的学术脉络还处于不断研究和构建的阶段。从学术角度来说, 最终给出定论的不只是这一领域的权威研究, 还有留世的作品和文献佐证。对于研究者而言, 如何以现代性视角重新评估20世纪中国现代美术的成就和做出相应贡献的基石艺

术家, 就成为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令人遗憾的是, 由于某些历史原因, 不少在艺术探索层面做出重要推进的艺术家被埋没、遮蔽或者被边缘化。但当时多种力量 and 价值观的碰撞, 也使得一些艺术家走出了不同的路径和可能。比如, 卫天霖、张光宇、吴大羽、张正宇、丘堤、庞薰、沙耆、

祝大年、张仃、古元、吴冠中、苏天赐。

“时间能使隐匿的东西显露, 也能使灿烂夺目的东西黯淡无光”, 势象空间创始人、策展人李大钧引用古罗马诗人贺拉斯之言, 阐释了举办“光华之路——中国现代艺术展”的初衷。这份12人的艺术家名单并不是偶然得出, 而是李大钧一直力

推的学术方向。在他看来, “光华之路”是一条自信的中国现代美术之路, 也是应该不断认知、不断反思的学术研究之路。随着对20世纪中国现代美术史的研究和思考不断深入, 会有更多的艺术家被重新发掘、认识、解读, 更加全面、客观地呈现这一时期美术史的全貌。



这12个艺术家在20世纪中国艺术史上有他们的特殊地位, 他们的作品有特殊的文献意义和价值。这些特立独行的艺术家, 如何在20世纪保持自己艺术生命的前后一贯性, 都是值得研究的话题。从个案研究做起, 慢慢梳理, “光华学派”呼之欲出。

——王鲁湘 艺术评论家



对20世纪现代艺术的认识, 一定在现代艺术思想状态下更新。一般所说的几大派代表艺术家不在里边, 比如齐白石、徐悲鸿等, 恰恰那些被官方不断论证的, 是不是真正代表20世纪发生的历史? 20世纪艺术史写作很复杂, 需要我们深入探究, 需要更多机构和个人的合作。

——王春辰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学术部主任



中国的现实, 使20世纪以来的艺术早早离开了文人的象牙塔, 艺术更多讲功用价值。现代美术的实践有时代的前卫性, 但并不像西方本体性的艺术实践来得那么纯粹, 评判标准也不同, 内容很庞杂, 有相对特殊的表达, 以纯粹的艺术线索作评, 不太符合状况, 这多少有一些遗憾。

——徐磊 当代艺术家



中国现代美术史历来不清, 本来就应处在不断重写的状态, 问题是, 谁来重写。我们的任务就是呈现, 态度是致敬, 我们能做的是自己的行动和呼吁。我所理解的“光华之路”是大师辈出、中西融合、创造为上的一条现代美术之路, 既是对过去的回顾, 也是指向未来的美学之路。

——李大钧 展览策展人